

腊月乡村

方华

进入腊月,那些曾经将村庄笼罩在一片葱茏中的树木,已是繁华落尽。一个个村落显露在原野上,像庄子里那些沉默寡言的汉子,刚从农事里走出,穿着那件还未来得及抖落尘土的衣衫,坐在门前的场地上。

这时节的乡村,远远地看去,有些斑驳,显出一些沧桑。有点像我们历经坎坷的父老,满脸岁月的风尘,却透出一份浓浓的亲情来。

一只只鸟窝也显露在没有遮蔽的树梢上,让走在田垄上的人抬头了望之间,心中涌起一丝家的温馨。于是,脚下的步子不知不觉间加快,朝着家的方向。

麦子已经是出苗儿,遥看,田间有一层绒绒的绿色。油菜已分垄,叶畔可见零星的未及融化的冰雪。广袤的大地难得一见农夫的身影,一群麻雀起起落落,在天地间喧嚣着岁月的苍茫。

一年中最闲散的候节,农具歇息在屋角,农事搁浅在节气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朝阳的山墙下,在慵懒的阳光里眯着眼,烟雾缭绕中数说一个个陈旧的日子和新鲜的时光。

村口或者房舍的门框下,多了一些眺望。曲曲折折的,沿着村前的那条路,一直把目光望酸。几条或大或小或花或纯的狗在村巷里撒欢,忽然停下追逐,竖耳

聆听。那陌生的却又分明是熟悉的足音,让它们一时拿不准是吠叫还是摇尾。

多少双眼睛在远远地辨认游子归来的身影?谁的一声惊喜,搅动了一个庄子的乡情。杀鸡宰鸭割肉打酒,一次次的碰杯声里,村庄进入微醺。

有鞭炮和唢呐声传入耳鼓,好事者开始扳着指头细数,王家盖屋赵家上梁张家取媳李家嫁女……

家家门前檐下,挂起了一串串的咸鱼腊肉,有人快活地喊:要过年啰,又是一个肥年啊。

一剪寒梅 (二首)

马骏斐



暗香

冬天的体香

隐在庵堂的一角

她掩饰不了自己的心事

在一段僵硬的经文中走神

一种偶然

或是一种机缘

命运在寺门内外有两种隐喻

不可解说

但寒冷总不能窃走她香艳的情愫

哪怕风雪交加

也只苍白她的脸色

怯怯的目光总是脉脉

那位少年无意一瞥

就记起了

前世的缘

雪中

最后的告别

以一种湿冷的伤感

落在苍老的心

一位风衣少年

挥手在高高的岗岭

飞舞的姿态

消失了身影

只剩下一腔空落

怅对寥廓

黑黝黝的枝干上

粉靥如醉

一直在迷蒙中守望

那条来路

地上的硬币

方华

一对到英国去探亲的老夫妻,因语言问题,他们除在儿子的居所周围"晃荡晃荡"外,从不走远。难得得到国外一次,那天,他们在儿子媳妇上班后,决定出门欣赏一下伦敦的风光。

沿泰晤士河行走,无意中,两位老人发现,那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不时会出现一两枚硬币,静悄悄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可打硬币边上走过的人,一个个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弯腰去捡。

"英国人真有钱啊!"两位老人感叹。又觉得这些钱扔在地上太可惜了,决定捡起来。

一路走下去,他们捡了十几枚硬币,有1便士、2便士、5便士,甚至还有一枚50便士的(相当于人民币4.5元)。

正当他们又去捡一枚硬币时,一位黄头发蓝眼睛拦在他们面前,在一连串的"NO、NO、NO"后,又叽里哇啦地说了几句。见两位老人一脸茫然,耸耸肩,走了。

"NO、NO、NO。"两位老人听懂了,理解是让他们不要捡硬币吧?心想老外怎么这么糟蹋钱呢?丢在路上还不让捡。

晚上,对工作回来的儿子和洋媳妇说起此事,洋媳妇好奇地睁大眼,儿子却笑了,说:"伦敦虽富,但不像咱国家早已全面脱贫小康,这里有许多非常贫穷的人,穷困潦倒的人,特别是当贫穷人家的孩子走失的时候,他们就靠这些硬币买一个面包、或坐车什么的,这些硬币其实是一些善心的人故意丢在路上的……"

——这是我曾经在报上读到的一个故事。

无独有偶,那天又读到这样一段记述——

记述的笔者说,一天,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位杵着拐棍的白发老者,正艰难地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一枚硬币。那是一枚大一点的1角硬币。

笔者说他有点惊讶。因为,老者衣着

整洁挺括,气质很好,完全不像一个贫困乞讨之人。何况,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物价相对高涨的年代,1角钱已不能买取任何东西。就是5角、1元的硬币落在路上,在人潮涌动的街头,恐怕也很少有人去捡。

老人扶着拐棍站起身,见笔者好奇地站在他的面前,便将硬币在衣角擦了擦,摊开手掌,伸到他的面前。笔者吃惊地瞪大眼,不知所措。

老人说:"这上面有什么?"

"什么?"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上面有国徽,不能丢在地上乱踩。"

笔者写道,他当时感到,那枚硬币就在老人手掌的正中,突然放着光亮。

回味两则故事,让我感觉,那地上的硬币,没人捡的是大善,捡起来的是大爱。国别不同,那附着在钱币上的情感虽不同,但都蕴含着人间的大美。

濡须河畔的乡愁

方华

楼上寒深,江边雪满,楚台烟霭空濛。一天飞絮,零乱点孤篷。似我华颠雪领,浑无定、漂泊孤踪。空凄黯,江天又晚,风袖倚蒙茸。

吾庐,犹记得,波横素练,玉做寒峰。更短坡烟竹,声碎玲珑。拟问山阴旧路,家何在、水远山重。渔蓑冷,扁舟梦断,灯暗小窗中。

——周紫芝《潇湘夜雨·濡须对雪》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北宋宗室流落在外的惟一直系皇子赵构,在一批南逃大臣的拥立下,于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南宋建立。

等金兵再次南下,孱弱的赵构只能在主降占上风的臣子簇拥下继续南逃,从商丘逃到扬州,又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再从镇江逃往杭州,这才安定下来。

国破家亡之际,便有许多文人借诗词歌赋,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表达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南逃的忧伤、故土的思念。

周紫芝的这首《濡须对雪》即在此背景下写就。

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南宋初期。当时正值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失地以及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使得百姓生活艰苦。作为文人墨客的周紫芝,在朝代更迭、战事频仍的时代背景下,表达了他身处困境中的哀愁和无奈。在这首《潇湘夜雨·濡须对雪》中,他通过一个雨雪交加的傍晚,一个人在江边面对大雪的场景和思虑,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故乡的美丽冬景及一位游子的思乡之情,抒发了作者孤独、飘零的愁绪。

词的上阙通过描述寒冷的气候和飘零的雪景,衬托出作者内心的凄凉;下阙则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迷茫,进一步表现了作者的心境。全词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情感深沉,给人以深刻的艺术享受。

周紫芝以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词也善,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

刻意雕琢痕迹。譬如他的《踏莎行》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意切情深,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

周紫芝出身贫寒,诗词主要继承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云:"其诗在南宋之初特为杰出,无豫章生硬之弊,亦无江湖末派酸涩之习。"但题材较狭窄,多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大量的描写隐居闲适生活以及交游唱和。因其早年生活于社会下层,又目睹靖康战乱,饱尝流离之苦,因此也有少量反映民间疾苦与国家兴亡、将身世飘零与感时慨世融合的现实诗篇。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集部中又云:"凡乐府诗二十七卷、文四十三卷,紫芝年过六十始通籍,而集中颂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

周紫芝晚年依附秦桧,向秦桧父子献谀诗"连篇累牍"。其性格和媚骨之态,也决定了其诗词难及辛弃疾、苏东坡之流的刚直、潇洒、豪迈。

再回到这首《濡须对雪》。

濡须者,水名也。口口相传中,因长江南北口音差异,濡须河今名裕溪河。

濡须是我国较早出现的运河之一,它不但连接长江水系,还通过巢湖、淝水沟通了淮河水系。

三国时期,曹操对吴用兵,因运粮需要,对濡须水一段进行了扩建。至明清,濡须一直是漕运动脉,江淮的漕粮就是从

这里进入长江到达镇江北上的,所以濡须一段也被称作运漕河。

据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远古时,濡须河水至巢湖东南三十里的濡须山、七宝山处受阻,大禹治水时凿山而通,故后人称河东之山为东关、河西的七宝山为西关,濡须水至此称濡须口(也称"濡须坞")。

因濡须口地势险要,两岸经济发达,古来为兵家必争。经传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楚两国就曾在濡须水流域展开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战争。

发生在濡须口的战争,最有名的当属三国时的魏吴之战。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曹操四征东吴,在濡须口有过两次大战。当时,孙权在东岸(东关)筑城陈兵,曹操便也在对岸的七宝山与锥山立栅布阵,故濡须口又称栅口。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了,那一年的冬日,周紫芝当是循着以上史书记载和传说,乘船从长江经裕溪口进入濡须水。也可臆断周紫芝当年的泊舟观雪处,当是濡须山(今称龟山)、七宝山一带,因为濡须水入江流经之途皆为平坦,唯此处契合诗中"水远山重"之境,也才会有"拟问山阴旧路"之境况。

周紫芝诗中询问的"吾庐,犹记得""家何在"的思乡处,如今已是河网纵横、良田万顷、稻香鱼肥、景色优美的鱼米之乡。曾经的"濡须对雪"之地,也成为今人探古寻幽之佳处。